



■林懷民

林懷民

打雜的藝術總監



■《斷章》



攝影：劉振祥

「宗龍，我們明年要移民香港囉！」林懷民在聽到香港藝團得到政府補助的數字後，霎時蹦出這句話來。雲門舞集過去二十年獲得的官方補助平均是百分之七，今年大概也只是百分之二十，因而聽到香港政府對藝團的補貼時，他忍不住大呼小叫起來。

今年是雲門創團四十年，林懷民還是忙東忙西，為2015年在淡水落成的雲門「新據點」忙碌着，為一團二團的演出、行政等事煩惱着，甚至連很瑣碎的事他也要管。

沒辦法，誰叫他是藝術總監呢？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鳴謝：香港半島酒店

「雲門人都很賣力。」林懷民嘴上雖然算着帳，但對於雲門工作者的努力及台灣民眾的支持，他非常感恩。今年四月，他參加一個媽祖進香團，一個農人大清早拉着他的手，對他說：謝謝你美麗的藝術。「在你沒有錢不知明年怎麼辦時，這句話可以讓你活三個月。」

雲門四十年

1999年成立的雲門2，以推動社區藝術為本，舞者專跑農村，上山下鄉，與老百姓接觸頻繁。「一團往飛機場跑，二團老是往火車站跑。」二團的舞者不喜歡待在一團，不喜歡在舞台上被人評斷，覺得「下面黑黑的，不知對着誰跳舞。」一直在鄉間、在學校演出，與人的關係更為貼切。雲門十八年來一直堅持做戶外演出，即使下大雨，但人不走，舞者還是拚命跳完。還記得那時演《紅樓夢》，披風都擠出水來，林懷民走上台擦地板，三個小時下來，幾萬觀眾穿着雨衣繼續看。今年颶風，差點沒把他搞死。「我真的很生氣，因為一點辦法也沒有。」戶外演出的情感交流特別多，舞蹈成爲了一扇窗。

他非常感謝台灣，感謝他們從第一場支持到現在。他記得，雲門在台灣第一次演出，兩場三千多個座位，一個空位也沒有，外面還賣着黃牛票。今年七月，他獲頒「美國舞蹈節終身成就獎」，媒體報道後，有一天，一個計程車司機跑下車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對他說「很棒，加油。」

民眾買票、捐款，讓雲門活下來了。過去四十年，雲門來自民眾的資金超過百分之九十，他忍不住感嘆說：「我們一個人能做甚麼……」四十年的耕耘，都記在今年八月果力文化爲他們出版的《打開雲門》一書上。書裡甚麼都有，雜七雜八的，叫人動容的是雲門不僅影響上一代的台灣人，台灣也有人因爲雲門而打開了另一道門。1988年，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在想要不要經營書店，在報上看見雲門停了，心想，文化要繼續下去，狠下心來幹，有了今天的誠品。

爲了回饋民眾，雲門今年推出新作品《稻禾》，由林懷民編舞，靈感來自於叫「池上」的美麗地方。那裡有一片一望無際的稻田，沒有一根電線桿，每到晚上，只有馬路那小小的燈光，田裡一片漆黑。他被那稻浪翻飛的景色吸引，找攝影師拍下片子，從泥土灌水、初苗、成秧、翻土、割稻的一個cycle。「這也是人的cycle。」林懷民翻着手上的書，眉飛色舞地說着。

忙到死的打雜

四十年，硬要劃分的話，前二十年是尋找自己的過程，後二十年便是經營。雲門的成功，並非空穴來風，國外的藝團、藝術總監只需要負責舞台上的演出，專注於創作，但林懷民在創作以外，更多是投入在經營工作裡。比如找資金、洽談合作、上課、演出、新據點的規劃等，甚至連買樹這種事情，他也要負責。上課時，一團二團的舞者有時集中在一起，林懷民被嚇到了，「原來有這麼多人要付薪水。」



■伍國柱

但他沒空愁這些，總之必須挺過去，「每天募款、賣票這些都要努力。」提到他最近忙的事情，他忍不住倒在沙發上，「噢，我的工作……我的工作就別提了。」當中嚴重到讓他睡不着覺的就是雲門在淡水的據點。

新地方正在蓋着，裡面有一個能容納四百人的劇場，有一塊能容納兩千多人做戶外演出的草皮。林懷民爲雲門搭起了一個安身之所，卻不霸着地方，在雲門兩團都出外巡演時，打算邀請其他劇團進來嘗試演出，「在工作室幹完就直接到大舞台，東西都不會太好。」

得了，就回饋。得獎了，五萬美元直接捐出來，讓年輕人發揮更多。搞劇場也好，搞音樂也好，新據點都是一個能讓大家安靜發展的地方，而不是急着推出作品，只顧着創作、賣票。「可以慢慢produce，從淡水，到國家劇院，到島外各個地方。」

「我在做奇怪的事。」人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將來那裡面會發生很多事，會碰撞出火花，「只是我們會忙到死掉，只要想起廁所的水和電費，我就開始發神經。」他緊張地說，廁所的水不能流一滴，燈要做得好，不能不開燈。

太費勁了，藝術總監比打雜更像打雜。但林懷民知道「永續」的重要性，雲門一直窩在台北八里的鐵皮屋裡，五年前的火災，燒毀了燈光音響設備和一些重要的資料，以後發生甚麼事情誰也不知道。淡水這塊地，雲門和政府簽了五十年約，以後再也不用擔心花錢修補這修補那。而他打雜打到底，日程表裡有三天寫着要「買樹」，「據說這個與美學有關，是藝術總監要做的。」他忍不住開玩笑說。實際上是有人捐了錢給他們，所以事情不能亂搞。

「我是一個特別的藝術總監。」雲門作爲台灣第一個舞團，林懷民一邊學一邊走，沒完沒了。

「神經」的舞 雲門2《斷章》

「柱子（伍國柱的暱稱）的《斷章》，看的時候情緒會被扣住，一定有某種比較好的組合方式才有辦法做到，我覺得他是下功夫在這些地方，如果連續刺激刺激刺激，久了會覺得疲乏，可是他在連續刺激後給你一個安靜的東西，安靜後再給你一個不一樣的音樂，帶給你的好像是個心情的旅行。」雲門二團的助理藝術總監鄭宗龍說。今年十一月，《斷章》將在香港首演。

柱子的創作是直接的，身體沒有包袱，舞蹈中有強悍的情緒，他本人不喜歡舞者在沒有話語的舞蹈中，通過動作竟透射出強烈的情感與戲劇張力。《斷章》2007年在台灣初演，林懷民強調，要一直跳，把「這個奇怪的人和奇怪的作品重新呈現出來。」

《斷章》訴說的是生命的律動，伍國柱透過舞蹈，映透着生命在層層的束縛裡，仍有希望與光芒，因而舞者跳完了，臉上不只有汗，更有淚，觀眾被悲傷的情緒牽着走，但淚中帶笑。

林懷民說，柱子是一個被大家愛着、疼着的孩子。1970年在高雄彌

陀鄉這樣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出生，母親非常愛藝術，他也被拉着去學小提琴，然後在台北藝術大學學戲劇。那時的他挺着96公斤的身子演戲、學芭蕾舞，爲了成爲舞者，體重最後減到76公斤。畢業後去當兵，當完兵他還是要跳舞，到德國的福克旺藝術學院深造，後來被德國卡薩爾歌劇院舞蹈劇場聘爲藝術總監。他很有想法，直接對歌劇院的大老闆說，有一群跟了自己很多年的舞者，如果接這個職位的話必須用全團的舞者，結果劇院和原有的舞者解約。這時伍國柱在台灣已經非常有名，編了很多舞。

早於2000年，林懷民已經看見了這個小胖子，把他的作品拿給羅曼菲看，羅曼菲非常喜歡，請他爲雲門二團編舞。林懷民形容柱子的舞「像神經病一樣」，跳他編的舞都很累，但舞者偏偏喜歡這樣的挑戰。他還記得2006年柱子爲雲門編的舞在國家大劇院演出，他頂着光頭，在醫生的允許下來到現場。柱子得了白血症，同年，他病逝了。

「他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，脾氣很硬，沒辦法跟他處之淡然。」林懷民說。這種令人又愛又恨的性格搞得人雞飛狗跳，編出來的舞「像神經病一樣」，然而《斷章》就是一個這麼伍國柱的作品。

注定憂愁的白天鵝？

2011年暑假「香港芭蕾舞團」（下稱「港芭」）上演的經典劇目《天鵝湖》，五場門票迅速售罄，須增設企位以應付觀眾需求。今年暑假「港芭」再度上演《天鵝湖》，更由一般五場演出增至十場。其中五場由「香港小交響樂團」伴奏，另有兩場由「馬林斯基芭蕾舞團」的金基頓擔任舞劇的男主角——齊格菲王子。筆者觀的場次既無「小交」伴奏，亦無客席舞者，而是8月31日晚上由「港芭」的兩位資深首席舞者金瑤和張亮，飾演《天鵝湖》的男女主角。

技巧與演活的差別

《天鵝湖》第一幕是男主角齊格菲王子的成人禮。成人禮是慶祝男生踏進男人階段的典禮，應該是歡騰萬分的一幕。在芭蕾舞劇裡，角色借舞蹈表達喜悅的心情。米蘭文這版本的《天鵝湖》在第一幕加入齊格菲王子的私人教授，正爲以幽默帶動喜慶的情感。由劉昱瑤、高歌、李嘉博、魏巍所跳的四人舞，技巧方面是交足了功課，但筆者卻難從他們的舞蹈中感到成人禮的愉悅。舞者看起來似乎太著緊於舞步是否跳得對，而忽略了角色藉舞蹈來享受慶典。當然在古典芭蕾舞裡，情感表達還是建基在技巧之上。以《天鵝湖》第二幕的經典段落「四

小天鵝」爲例，要求肩並肩的四位舞者腳部動作位置和節拍準確無誤，否則四小天鵝便會撞成一團。《天鵝湖》第二、四幕，不論群舞或四人舞也要求高度的齊一。四小天鵝除了下半身的嚴格要求，其實頭部擺動的方向也必須一致及同步，要不然便讓觀者感到雜亂，不能與第二幕整體和諧。這夜董瑞雪、李茗、康蒂思和劉淑儀的四小天鵝，雖做到下半身準確一致，但上半身方向和節拍不齊，實在可惜。

黑白天鵝的演繹

《天鵝湖》引人入勝、百看不厭的原因，在於黑白天鵝由一位芭蕾舞舞者分飾兩角。能否表演出黑白天鵝的極端對比，及如何演繹兩者內心的心境，均是對芭蕾舞舞者莫大的挑戰。雖然金瑤已爲「港芭」多次演繹這兩角，筆者倒是第一次欣賞她的表演。觀賞過金瑤的表演，筆者喜歡她的黑天鵝多於她的白天鵝。

黑天鵝這個角色的目的十分單一，就是使王子臣服其裙下，發誓迎娶黑天鵝，這樣白天鵝的魔咒便無法解除。因此，黑天鵝的動作素質急速而凌厲，散發着自信和嫵媚。金瑤不單在動作很好地表現出黑天鵝的性格，她的眼神散發的魅力不但吸引着齊格菲王子，更觸動了觀眾。再加上金瑤準確地拿捏舞台上的節奏、動作與動作之間的欲擒欲縱，王子自然心如鹿撞，中下魔王羅伯特的圈套。若要吹毛求疵地說，金瑤在《天鵝湖》另一經典段落「三十二

揮鞭轉」（32 fouettes），未能在原點上鞭轉，慢慢移向了右方；而又不知是否受她在《天鵝湖》上演的第一星期患病影響，體力上似乎未能慢慢推高「第三幕」的能量，算是美中不足。

至於白天鵝，金瑤的表演技巧也是高水準：弧線與波浪的動作素質，加上帶點抖動的手部動作，充分表現白天鵝陰柔且弱質纖纖的一面，與黑天鵝形成強烈對比。但筆者在想她演繹的選擇會否有其他可能性呢？第二幕時，金瑤已經眉頭深鎖，將白天鵝塑造一個憂愁的角色。白天鵝無疑不如黑天鵝自信，加上她承受着魔咒及保護一眾天鵝的使命，那麼多愁善感是理所當然。不過，第二幕初遇齊格菲王子，亦即嘗到愛情的潤澤，更看見解咒的希望。柴可夫斯基第二幕的音樂，並非全是悲劇的弦樂，也有輕快明朗的部分。何以白天鵝還是如此鬱鬱不歡呢？若白天鵝未曾希望，何以觸發她第三幕得知王子與黑天鵝訂下盟誓後的絕望呢？又第二幕已是如此哀愁，第四幕憂傷的表達便難以與第二幕有太大差別，無疑減弱了《天鵝湖》的劇力。

也許不是第一次看《天鵝湖》，再看後也沒再因有情人未成眷屬而神傷。反而在謝幕時，金瑤與張亮相擁，忽然豁然想到金瑤兩年後便到擢升爲「港芭」首席十載了。那時，她還會在這舞台跳着《天鵝湖》的舞步嗎？也許，女芭蕾舞者的生涯實在太短了。 ■文：馮顯峰

意大利鋼琴家Alessandro Martire 生命的十四個故事

早前，意大利帥哥鋼琴家Alessandro Martire悄悄在香港舉辦了三場演奏會，演繹了12首鋼琴樂曲。今年年初剛發行個人第一張鋼琴專輯《Melody of Life》，他說曾在世界二十個城市巡演，包括哥本哈根、米蘭、羅馬、維也納、香港等地。《Melody of Life》裡面的14個曲子，都是Alessandro本人作曲、演奏的，並以此傾訴生命的故事。

7歲開始學音樂，師隨意大利鋼琴及作曲家Giusto Franco，於Music Academy of Genoa修讀音樂鋼琴課程，隨後又就讀於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，去年一畢業，便有機會製作第一張CD。相對於其他拚命找機會出頭的音樂家，Alessandro無疑是幸運的，21歲便已經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。

他的曲風剛柔並重，以古典音樂結合現代樂器，節奏與旋律非常明快。專輯當中的《Cercarti nell'immensita》、《L'ultimo desiderio》、《A New life》、《Dolce pensiero》都有樂團伴奏，曲子層次非常豐富澎湃。《A New life》更是一首充滿生命力的曲子，激勵着疲於奔命的現代人。而《Cercarti nell'immensita》乍聽之下，很有畫面感，無疑是電影配樂的現成版。

《Un ricordo dal cuore》中文解釋是從心而發，是非常輕快的曲子。Alessandro說，這是一首愛情曲，他將自己初戀的美好都寫進歌裡。如果還想被愛，《You are everything》將帶你走進愛的國度。

這個一張療傷的專輯，在憤怒、無力、悲傷時，Alessandro的琴音彷彿擁抱你，輕輕撫慰受傷的心靈。Alessandro特別推薦《Dolce pensiero》，不僅因爲這首曲子曾贏得第十屆薩沃納國際鋼琴作曲比賽的獎項，更摻雜了很多情緒，溫暖的、鼓勵的、安慰的，帶來莫名的感動。

如今Alessandro一邊巡演，一邊策劃第二張專輯，生命的故事或許說到這裡，下一次會帶來甚麼樣的感動，實讓人翹首以待。 ■文：笑笑

